

雍

正

劍

俠

員

雍正劍俠圖

(卷四)

第九章 請南俠客御園中遣性 約北崑崙掃台上逞雄

却說鎮東俠被大寨主金頭獅子孟恩 擺隊相送 送至棗林莊湖邊 將船靠岸 鎮東俠侯振遠 童林童海川 于恆于寶元陀海金牛 弟兄三人 帶着五個徒弟 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黃燦 不容搭跳 由船上 跳在湖岸 鎮東俠回頭向着寨主抱拳 說道 有勞寨主相送 不謝了 孟恩站在船頭 也衝着鎮東俠一抱拳 說道 嘍囉兵回山 嘍囉兵將船掉頭 向南回歸太湖山中獅子寨 此次寨王回山 山可就不能佔啦 只因鎮東俠劍斬三寨主 大寨主孟恩 就算栽了跟頭啦 大寨主意欲回山 散眾 回歸鐵善寺 稟明恩師 徐圖報仇 無奈嘍囉兵不願意散夥 嘍囉兵也說得好 寨主你老回鐵善寺 我們這一千人 投在何處 大寨主一聽 萬般無奈 只得寫了一封書信 命水上保劉成 一文錢不沉底劉順 查點水旱嘍囉兵 共多少數目 由後面存蓄庫內 將所存的銀兩 儘數取出 每人賞銀二十兩 將船隻扮作商船 命劉成劉順 帶着嘍囉兵 拿着書信 夠奔揚州清水漂 烈焰寨 將書信投遞寨主羅烈羅焰光 他是我的帥兄 定然把你們收下 劉成劉順 一山台辦理 大寨主孟恩 收拾細軟 帶領鵬飛萬里 何豹何耀山 金毛海馬袁得亮 回歸雲南 善寺 搬動是非 到後文書 鐵善寺設擺十條絕後計 約鎮東俠童林 赴九月重陽天下英雄會 欲報此仇 不表大寨主散山回廟 單表侯振遠既知道北俠率領藍氏三矮 已至飛龍鏢局 遣人下書 約請開搖 很不能飛到杭州才好 怎奈已命落地燕子張雄 帶領山西兩位老客兒 原班的夥計 得把鏢車起了道 鎮東俠方才放心 這才帶着大眾由打棗林莊起身 趕奔杭州 在路上趕程而行 非止一日 這一日已到杭州 穿城而過 出錢塘門 順着蘇堤夠奔天竺街 來到中天竺街 鎮東俠舉目觀看 見北面飛龍鏢局 門首仍然是懸燈結彩 兩旁插着

大旗 上下大旗 俱畫着年邁蒼蒼的老叟 背後揹着一口寶劍 在兩旁一邊一行小字 上首寫的是獨佔北方笑驚頭 下面寫的是南極崑崙子 這一面寫着斗大秋字 門口兒坐着鏢局子夥計 一個個虎視眈眈 鎮東俠一看 就不見大旗上畫法禪的圖像 暗中代表 頭次杭州搗 法禪被打之後 潘龍已然用軟轎派人護送回歸八卦山去了 鎮東俠不知 皆因看見兩個大旗 侯庭心中暗含着不悅 心中暗想 有麝自來香 何必迎風揚 遂往前行走 一面走一面想 爾既稱北俠 何必這樣的揚旗喝號的示威 正然思想之際 已至金龍鏢局子門首 只見門前冷冷落落 不過也就是四五个鏢局子的夥計 在這裏坐着閒談 一見鎮東俠到此 大家趕緊站起來 口中說道 老俠客衆位都回來啦 裏面衆位爺台 正念叨你老人家啦 鎮東俠向衆人一點頭 邁步往裏走 夠奔上房 來至門首 啓簾籠往屋中觀看 就見衆人圍着貝勒爺高談闊論 貝勒爺所談的是鎮東俠率弟子前去要鏢 不見回歸 北俠兩次書信相約 定日開搗 這是貝勒爺的主意 並不提鎮東俠沒在鏢局 言他老人家抱恙在身 定日開搗 皆因王三虎至太湖探聽要鏢之事 又未見他回來 貝勒爺因此不放心 此時正在商議 就這們個工夫 鎮東俠啓簾籠 邁步進來 貝勒爺一見鎮東俠趕緊站起 抱拳問道 老俠客 要鏢之事如何 鎮東俠帶笑開言 說道 爺 多承你掛念 遂站在棹案之前 就把要鏢之事 從頭至尾 細說了一遍 貝勒爺舉目觀看 在旁邊站着一個大個兒 此人必是老俠客方才所說的那個于恒 將要問 就見童林把大個兒引至貝勒爺的面前 用手指着貝勒爺 向于恒說道 師弟 還不過去磕頭 這是咱們倆個人的主人 又是咱們的飯東 要是得罪了他 可就不給咱們飯吃 你還不過去磕頭 于恒一聽 這位是飯東 他又生平怕餓 趕緊過去 衝着貝勒爺笑嘻嘻的說道 飯東 我看見你就喜歡 雙膝跪倒 噫々々磕了三個頭 然後站起身形 貝勒爺倒很愛惜他 見他 遂向童林問道 你們師兄弟如何相認 童林遂把師弟相認的事情 從前

爺聽着點頭 說道海

川 這可應當給你道喜 你又得着一條膀臂 童林笑着說道 你聽着不喜嗎 說着話又與張鼎李源引見 猛英雄跪倒磕頭 惟到二俠侯杰面前 二俠想着他是童林的師弟 必當與他多親近親近 衝着于恒一抱拳 一覘腦袋 于恒看着二俠淨光瓦亮的禿腦袋 透着稀罕 不由得于恒 口中說道 這個禿子 你爲什麼衝我放光 二老俠客一聽 心說這到得 哥兒兩一照面兒就玩笑 說兄弟 我是侯杰 我是你的侯二哥 于恒一聽 噯呀了一聲 趕情你是猴兒哥 二俠聞聽 說這到不錯 我又不在于花果山 管我叫猴兒哥作什麼 遂向于恒說道 傻兄弟 你就管我叫二哥就得啦 于恒看了看侯杰 遂說道 我叫你二哥幹什麼 我就叫你侯禿子倒很好 童林在左邊嚇道 師弟 不準與二哥胡說 還不與我後站 童林實指望這一次就把兄弟說過來 往後決不能叫侯禿子 其實怎麼樣 還是沒說過來 從此以後 于恒一見着侯二爺 老叫侯禿子 于恒只得後退 鎮東俠大衆將才落坐吃茶 就在這們個工夫 外面鏢局子夥計進來回稟 說道 老俠客 外面有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這時鎮東俠侯振遠 才在太湖要鏢回歸 坐未安席 聽夥計報告 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不由的心中不悅 遂向夥計說道 既然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你到外面把下書人喚進來 夥計轉身出去 工夫不見甚大 就見簾籠一起 夥計由外面同進一人 非是別人 正是白亮蝎虎子 手中擎着書信 向着鎮東俠單腿點地 口中說道 老俠客在上 小子白亮奉我家俠客之諭 有書信上呈 雙手將書信住上一遞 鎮東俠說道 呈上來 鎮東俠一面說話 遂將書信接到手內 站起身形 將書信雙手遞與貝勒爺 遂說道 請爺過目 貝勒爺聞聽 遂向鎮東俠擺手說道 請老俠客過目 鎮東俠這才退至在本位落坐 用手將書信上面拆開 將信箋取出來 用目觀看 上面寫的是侯老俠客如見 敝人前去二函 諒已收到 怎奈黃鶴無音 三次具書上稟 特約老俠客於明日清晨 北高峯擂台專候 領教閣下手術 不知可能如願否 專此上聞 別言不叙 藉請道安 下款寫秋田頓首 侯振遠將書信看完 交與張鼎童林等大家觀看已

畢 鎮東俠復將書信接到手內 自己暗暗的心中不悅 暗想北俠秋田 明明文字相欺於我 某由太湖要鏢 將才進門 書信接踵而至 明明是欺我太甚 若不應秋田明日開播 豈不令他小看於我 不若作書答覆 明日開播 遂向白亮說道 你家老俠客既然愛我 你在此少候 待我作書就勞你帶回 面呈老俠客 白亮說道 謹遵老俠客之諭 遂往後倒退 鎮東俠吩咐左右 看文房四寶伺候 鏢局子夥計將桌案挪過來 文房四寶預備停妥 自己磨墨舖紙 將要援筆 左邊走過一人 以袖拂紙 口中說道 兄長慢寫 鎮東俠舉目觀看 正是張鼎張子美 風流俠鐵扇仙 鎮東俠投筆於案 遂說道 張賢弟 因何阻我 張子美並不與鎮東俠答言 遂向白亮說道 你是下書人嗎 白亮聞聽 接着說道 正是小子白亮 奉我家老俠客之諭 前來下書 張鼎說道 你是前來下書 你暫且到外面等候 白亮聞聽 只得轉身起簾兒退到外面 張鼎遂邁步來至在廳內 隔着竹簾往外觀看 就見白亮站至在西廂房房簷下 張鼎轉身搬了一個兀凳 坐在鎮東俠的對面 抱拳含笑說道 兄長 休嫌小弟粗齒 饒小弟拂箒之罪 皆因小弟有微事 欲要上稟 知兄長可能容納 鎮東俠含笑說道 賢弟有話請講 何必這樣客氣 張鼎接着說道 請問兄長你老寫回信打算意欲怎麼樣呢 鎮東俠說道 劣兄意欲寫書信 定明日清晨開播 張鼎聞言說道 小弟是多口啊 若據小弟我想 北俠秋田 聲名威鎮天下 掌中一口寶劍 三十六手天罡劍 威名人所盡知 小弟斗胆再說一句 明日至播台 言語不合 當場動手 你老人家準保得住必勝北俠嗎 鎮東聞俠聽此言 點頭含笑說道 勝敗常理 動手勝負 焉有一定哪 張鼎接着說道 是啊 小弟還有一件事 要與兄長啟齒 鎮東俠說道 賢弟有話請講 劣兄願聞 張鼎說道 兄長 你老要問 據小弟我想 前次開播 不過你我弟兄幾個人 此次開播 還是我弟兄幾個人 也讓他們小看 難道說你我弟兄也就沒有幾個朋友嗎 鎮東俠聞聽張鼎之言 遂說道 饒依賢弟之見怎麼樣呢 你還有什麼主意嗎 張鼎說道 要依小弟的愚見我打算再請上三位兩位的一來

可以在擂台與我弟兄助威。再者言語不合，此二位也可以抵抗北俠秋田秋佩雨。不知兄長意下怎麼樣。鎮東俠帶笑問道：張賢弟，欲約的二位，姓字名誰？爲兄可認得嗎？那鼎聽候振遠問他：這二位英雄是誰？遂說道：兄長你老先別忙。小弟提的這二位朋友，你老還許認識。只皆因我有一個良友，此人家住江蘇常州府，北門外路東鷄鳴巷內，此人姓苗名澤字潤雨，江湖人稱賽判兒飛行俠，掌中一口紅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天下皆知他的名姓，以天罡刀足可敵得過秋田的天罡劍。你老想怎樣？鎮東俠聞聽，遂仰面大笑，跟着說道：錯非張賢弟提他，我險些倒忘却了。張鼎說道：那們兄長，你老認得此人嗎？鎮東俠接着說道：若提起此人，話可就長啦。前十年此人曾訪我至巢父林，他意欲與我動手，皆因我二人說話道義相投，跪倒衝北磕頭，結拜金蘭之好。若不是賢弟今天提到，我還是想不起來。既然賢弟提起，此事不勞賢弟，就用你一張名片，我寫一封信，命我二弟侯杰，前往常州府，此人若在家，他必然應允。這倒不勞賢弟啦。還有那一位，張鼎聽鎮東俠將話說完，遂說道：這一位，也許認識，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長，此人復姓司馬，單字名空，江湖人稱崑崙道長南俠客，住持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鎮東俠聞聽，說道：我久聞此人大名，未能晤面。由賢弟你這裏介紹，劣兄又多得一位良友，若要約請此人，必須劣兄親自前往。張鼎說道：那焉能使得。此時鏢局子之內，責任都是兄長一人擔負，豈可擅離。小弟情願前往，請兄長派一位代表便可。何必兄長親勞。鎮東俠說道：既然賢弟替爲兄爲力，我是感情不盡了。鎮東俠雖然口內不好說，心中有許多的爲難，自己心中暗想的是張子美，介紹良友，協力相助，心中原是一分好意，自己的意思，又不好駁張鼎的面子，自己又不能說不請別人。宗旨是連累了朋友，擂台上還有什麼好事嗎？既然張鼎說出來，鎮東俠就依着張鼎辦理。這才回頭說道：那位賢弟替我代表，前往揚州。鎮東俠正在問話之際，旁邊坐着童林，有意答言：自己慎重了慎重。這才站起身形，向鎮東俠說道：兄長，此次下揚州，小弟可能代表前往。

鎮東俠看了看童林，遂說道：「我正要求賢弟替我代表，前往揚州，遠勞跋涉這一哩。」童林接着答言：「小弟正應當去這一回。」弟兄二人把話將才說完，張鼎在一邊知道童林性情太猛，遂說道：「童賢弟，你若要前往，萬不可猛撞，凡事都有我担任。」童林點頭說道：「謹遵兄長之命。」張鼎說道：「既然如是，他們徒弟們誰願意跟去？」這句話未能說完，傍邊孔秀答言說道：「老師，把吾帶了去。」吧。我傾心願往。」張鼎剛要與他說話，傍邊二人答言：「弟子也願前往。」張鼎回頭一看，原來是侯俊侯玉。張鼎說道：「既然如是，很好，你們三個人跟去。」也。讓王三虎兒跟去，倘若仙長不在觀內，好讓王三虎兒來往通信。」張鼎說道：「也就帶他們四個人就行啦。」咱們是明天起身。」鎮東俠說道：「那們這一封書信應當怎麼樣呢？」張鼎說道：「不要緊，你老寫一封書信，就說你老抱恙在身，定日開搗。」鎮東俠點頭，遂入座，援筆作書，提筆一揮而就，將書信寫完，遂即傳話，將下書人白亮叫進來，在一傍的夥計出去，工夫不大，啓籬籠，把白亮帶進來，至老俠客面前一立，鎮東俠遂將書信拿起來，問道：「白亮，這有回信一封在此，有勞你帶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俠客，他老人家一見書信便知。」白亮伸手把書信接過來，說道：「小子當面告辭，說話間，轉身形啓籬籠出去。」這才大家將事情議定，鎮東俠取了一張名片，交與張鼎帶好，張鼎頭天把盤費均然帶齊，頭天無事，第二天清晨，張鼎童林，帶領侯俊、侯玉、孔秀、王三虎兒，一同起身，由打杭州直奔揚州而來，在路之上，無非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揚州，雇船渡江，來至鈔關街，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舖戶買賣，人煙稠密，大衆由東往西走了約有半里之遙，童林與張鼎說道：「此處離玉頂九龍觀尚有多遠？」張鼎用手一指說道：「這就是玉頂九龍觀。」童林舉目觀看，就見坐北一座大廟，當中三座山門，兩旁的脚門，裏面有鑼鼓二樓，層々疊々的殿宇，廟內東西一邊一根棋杆，臨近觀看，當中有一塊匾，上面寫的是勅建玉頂九龍觀，童林觀看已畢，已然來至在東脚門，張鼎往前面走，童林與四小徒在後面跟隨，進了東脚門，前面是穿

堂的大殿 由打東脚仙進來 儘對着前面 花瓦子牆月亮門 月亮門裡面 就是大殿 三清殿 東西的配殿 他們大衆剛進了東角門 就見由月亮門內出來一個小道童兒 這個小道童兒一見張鼎認識 遂向張鼎打了一個稽首 說道 喝 張老俠客 可是少見哪 這是那陣香風把你老人家刮到這裏來 我師傅時常叨念你老人家呢 你老怎麼老沒上我們這裡來呢 張鼎聞聽帶笑開言 說道 小觀主 你別怪我 皆因我是實在忙 短望看你們帥徒 我問你 你師傅在廟裏沒有 小道童兒說道 張老俠客 還有你老不知道的嗎 我師父生平就愛下圍棋 你老不是原先天天與我師傅下碁嗎 有你老人家在我們廟裡住着 我師傅在廟內與你老下棋 倒不常出去 自從你老一走 我師傅天天到外面 不是酒店裡下棋 就是在村莊訪友談話 沒有一天在廟裏的時候 如今到有個地方常去 就是咱們西面三叉河 那裏不是蓋了一座御花園嗎 裏面的景緻很好 聽說裏面有一座清茶社 字號叫風暖閣 裏頭有幾位朋友 都在那裏喝清茶 他老人家時常在那裏下棋 今天你老來的不巧 我師傅剛走工夫不大 張鼎聞聽說道 哎呀 你看就是差一步沒有趕上 那們着你師傅什麼時候回來 道童接着說道 你老還不知道我師傅那個脾氣 反正遠不了 也許今天回來 也許明天回來 反正在外頭住下的時候少 你們幾位請進來喝茶吧 張鼎站在那裏一想 若是進廟裏一吃茶哪 我們人又多 反倒給人添了麻煩啦 不如在外邊找個店 連打尖帶住宿 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倒也方便 想至此處 遂向道童說道 那倒不必啦 我們還有一點別的事 如若你師傅要回來 說着話由兜囊之中取出兩張名片 一張是自己的名片 一張是候庭的名片 交與道童兒 說道 你把這名片交與你師傅 就提張鼎還向着兩個朋友 給他老人家請安 如若你師傅今天回來 請他老人家明天候我們一候 我還有要緊的話對他說呢 你千萬可別忘了 道童兒說道 你們幾位忙什麼 進廟裏吃盃茶 再走也不遲 張鼎說道 那到不必啦 說着話轉身向外走 衆人只得跟隨 道童兒舉着名片 送出東脚門來 這才回廟 張鼎回頭向童

林說道 童賢弟 我打算進廟裡吃茶 道童兒必然留宿 那倒不方便啦 不如咱們找個店房居住 倒也隨便 明天早晨咱們再來走一蹓 也就見着啦 童林答言說道 也好 也省得在廟裡打攪 哥兩說話正往西走 就聽南邊有人往裏讓 抬頭一看 原來是一個店房 坐南向北 大門帶門 洞兒 門口的上面有一塊匾 匾上寫的是福源客店 門口兒站着夥計 正在門口兒往裏讓客人 衝着衆人說道 客官 別往下走啦 住店吧 裏頭有的是房間 裏隨請吧幾位 童林聽見夥計往 裡面讓 回頭向張鼎說道 張大哥 怎麼樣 張鼎答道 這裏住也到方便 遂又問道 夥計 你們店裏有潔淨的房間嗎 夥計說道 爺台 裏邊請吧 三間上房 又乾淨 又豁亮 張鼎聞聽說 道 童賢弟 請吧 童林這才叫夥計頭前帶路 自己身後 跟着侯俊 俊玉 王三虎兒 孔秀 張鼎在前 走至在南爲上的上房門首 夥計早就把簾籠挑起 衆人邁步 來至上房屋內 童林 用目觀看 原來是兩明一暗 東邊是一個暗間 這兩間却是明着 迎面一張八仙 四週圍的兀堯 兒 在東面板壁上掛着一把擅子 張鼎回手把擅子摘下來 大家擰塵 夥計出去把臉水打進來 大家淨面 跟着把茶也就泡來啦 張孔秀將茶斟好 衆人落坐吃茶 夥計在旁邊伺候 童林對着 夥計說道 夥計你貴姓 夥計連忙答道 小子不敢担這個貴字 我姓王你呢 童林說道 王夥計 你在這個店裏當了幾年夥計啦 王夥計答道 我在這裏當夥計也有二三年啦 爺台你老問我有 什麼事嗎 童林說道 倒沒有別的事 我往你打聽一個人 你可認識 夥計說道 看你老打聽誰 啦 有名的便知 無名就不曉 童林說道 我往你打聽玉頂九龍觀 有一位道長 你可知道 夥 計說道 喝 你老這們一問 可把我問糊塗啦 怎麼呢 九龍觀內道長 有一百多位 你老提出 名姓 我可以認得 童林傲然含笑 自己暗想 我不提出名姓 他如何能知道呢 遂向夥計說 道 提起此人 復姓司馬 單字名空 夥計遂笑着說道 你老問的是觀主 人稱崑崙道 長南俠客 他老人家還會武術哪 這位我認得 不但我認得 不差什麼人人都認得這位 仙長極

其和平 方才從店門首往西去 我還跟他老人家說話來着哪 童林說道 王夥計 你知道道長上那裏去啦 夥計道 你老要問 方才我問道長 今天你老人家上那裏去呀 道長跟我說 要約朋友上御花園 風暖閣下棋去 剛從門前過去工夫不大 童林將話聽完 回頭問道 張大哥 這御花園是一個什麼所在呀 張鼎笑着說道 童賢弟 你有所不知 皆因本地有一家大財主 也姓張 名字叫張松年 家資豪富 就是老夫妻無兒 皆因他的安人因病身故 衆親友打算與他娶添房 沒想到這位老員外 沒等續娶 他就死啦 皆因本處紳商知道他沒有同宗的老家 是一份絕後的家產 無人承繼 紳商調查他的家財已畢 呈稟揚州府 本府打算把他的家財充公 紳商恐怕其中有私這筆款項 大家打算修蓋一座公園 以擴充本處的地面 揚州府知道這筆款項不能侵吞 又有本處的紳商的要求 情無可却 常常批准 因此款無處報銷 由府派人監督修造 採地勢在三叉河的河灘 修蓋這座御花園 需款三十餘萬 裏面修蓋的停軒小榭 抱月小橋 遮月亭 避月軒 風暖閣 圍城之內的戲台 各種的太湖山石 裏面奇花異草 可稱得起四時不謝之花 八節長春之景 以供遊人遺興 以壯本府的觀瞻 惟有夏令之時 真有三百里五百里的財主 到揚州御花園中躲熱消遣 我原先與道長是手談的棋友 後來到義相投 結爲昆仲 我在觀裡閒住之時 常與道長在御花園之內下棋 我到時常在的在御花園閒逛 這還是頭幾年的事 這相地面到是實在是清雅 童林聞聽張鼎之言 心中暗想 我童林初到揚州 既有這清涼幽雅之所任 不可不瞻觀 遂向張鼎說道 兄长 小弟方才聽兄长之言 說的御花園有此美景 不覺小弟一時性起 一來初到揚州 小弟打算到御花園 以廣眼界 再者聽道童兒之言 道長常在御花園風暖閣着棋 萬一邂逅相遇哪 豈不省得明天拜訪 兄长以爲如何 張鼎聞聽 說道也好 莫若咱們在店裏用完了早飯 再去不遲 這句話尙未說完 店裏王夥計在旁邊插言說道 衆位爺台 你老不必在我們店裏用飯 童林接着說道 你這話怎麼說哪 王夥計笑嘻嘻的答道 爺台有

所不知呀 你老住在我們店裡 吃頓飯那到可 若是要酒要菜呀 皆因天氣熱 我們店裏頭也不預備 也是到外面飯館子裏頭給你老要去 就是把菜拿提盒送到店裏來 頭一樣兒 菜的香味也就走啦 再者櫃上還要賺你一層錢 這個別名兒就叫剝一層皮 饒你多花了錢 你還吃不着好菜 你要吃飯 到御花園之內 遮月亭 避月軒 俱都是大飯店 你要是在那裡吃 菜蔬也新鮮 菜碼兒又大 價錢又便宜 你爲什麼不到那裡吃去呢 在我們這裏吃 饒多花錢 還吃不着好東西 我說的這個話 爺台你想對不對 童林是心直口快的人 聽夥計說這個話 心裏暗含着不願意 心中說 我要是開店 要是有一個樣兒的夥計 我早把他趕跑啦 他不向着櫃上 反倒向着客人 童林是正人君子 不願意有這宗事 他可是向着我們 我們到是不吃虧 他可不管店裡掌櫃的倒運不倒運 童林那裏想的到哪 大凡茶館酒肆飯館子的夥計 差不多都是這宗毛病 他就顧了把客人哄樂了 爲得是多賞點小櫃兒 他多分點酒錢 他可就不管掌櫃的受的了受不了 單提張鼎聽夥計說的這個言辭 遂向童林說 既是夥計這們說 咱們就上御花園吃去 一來咱們吃點新鮮菜蔬 再者咱們省下這幾個錢 多賞他們幾個不櫃子 也是一樣 童林聽張鼎之言 看了張鼎一眼 口中說 張大哥他到會順情說好話 我何必落個硬直討人嫌哪 遂說道 張大哥 你這個主意對我的心意 我也打算這們辦 張鼎看了童林一眼 心中想着說 童賢弟也練出點來啦 張鼎向童林說道 既然是這們樣 天也不早啦 咱們就走 童林問孔秀他們四個人 你們也就跟着走吧 於是大家站起身形 童林從兜囊中取出一定銀子來 交與店中的王夥計 說道 除去店錢 剩下留着你們喝酒 夥計接過銀子說道 爺台你忙什麼哪 何必這們早賞錢呢 童林說道 不是那們着 我怕我們回來晚了 你與我們聽着一點店門 夥計笑嘻嘻的說道 爺台你放心 你那時回來 店門是那時開 決不能誤事 說着話夥計把簾籠挑起來 張鼎在前 衆人在後 從屋中出來 來在店門首 王夥計在後面說道 各位爺台要是不認得道 我到衆位去 張

鼎說道 不用 我們認得 書中代言 張鼎是在揚州住着與崑崙道長時常逛御花園 道路是熱的 於是大家由店內起身 出鈔關街的街口 順着大道向正西而來 這個江南又與北方不同 時常的下雨 大路上有一點塵土也沒有 道的兩旁邊 栽種的垂楊柳樹 在大道的兩傍 俱是池塘 由三叉河引過來的河水 栽種的荷葉蓮花 滿池唐中碧綠荷葉 紅蓮含苞未放 童林一抬頭 仰面觀看 天上的烏雲亂走 日被雲遮 又有一點微微的西北風 童林的衣服被風一吹 但覺着混身涼爽 又兼着路旁的美景 風擺柳動 形若迎人帶醉 不覺得心蕩神逸 正是江南又一番的風景 衆人一面觀看路傍的佳景 不知不覺的行至在正西向北一拐 童林回頭與張鼎說道 張大哥 此處離御花園尚有多遠 張鼎開聽 用手向北遙指 說道 童賢弟 你來看 那不是御花園嗎 童林舉目向正北觀看 就見前面黑暗暗 霧森森 樹木叢雜 衆人正往前走 童林見前面有三塊青石 搭了一座小橋 橋下青泉倒流 衆人行過了小橋 往北走了不遠 就見正北有一座花園 坐北向南 四外羣牆高聳 正當中的大門 門前疊成的坡岸 坡岸上頭種着的柳樹 在柳樹之下 放着有十幾乘二人肩輿 就見一座大門 帶門洞兒 大門門洞上 懸着一塊立額 上面寫着斗大金字 寫着是御花園三個大字 在門洞兒之內 一邊放着一條板橙 在板橙之上 一邊坐着一個人 都是穿着藍布大褂 俱是青鞋白襪 看年歲都是三十多歲 俱都很規矩 就見東邊坐着這個人 在橙兒上放着一個簸籬 裏面有許多的銅錢 這個人的手內 拿着一把紙條兒 上面有字 不知寫的是什麼 童林心中一想 這必是遊御花園的 進門買賣 童林恐怕有人看見透着怯回頭與張鼎說道 兄長 咱們要遊御花園 大概得在此買票吧 張鼎微微的含笑 說道 賢弟 你真不知道啊 童林笑道 兄長 你這話不對 小弟是頭一次至南省 我那裏知道本地的風俗 張鼎聞聽點頭叫道 童賢弟 這座御花園 原是公共避熱的所在 以供衆人消遣 作什麼買票哪 所以在門首這兩個個人 並非是與遊玩的客人要錢哪 這兩個人所爲得是小本經營 賣

糖菓的 賣水菓的 作小買賣的 也要到裏頭作買賣去用六文銅錢 在此買一張票 到裏面可以
 能賣一天 賣多少錢人家也不管 也就無人盤問啦 不買這張票 可是不准進去賣 這筆錢 日
 子一多了 可也不少 若存多了 用這筆款開付花匠的工錢 修植花卉草木的用項 童林一聽
 這才明白 遂即大家進了大門 觀看兩傍的花瓦粉牆 當中間的甬路 迎着面五間過廳 童林在
 頭前走着 觀看過廳裏面 兩傍擺列着萬字櫃 在欄櫃的裡頭 靠着牆安放着衣服格子 攔櫃的
 頭前 設擺着板橙 兩傍坐着八個人 俱都很規矩的樣式 見他們衆人進來 這八個人一齊俱都
 站起來 頭裏這個說道 衆人 有什麼衣服留下 童林心中 大大的不悅 急忙回頭問道 張大
 哥 這八個人莫非在此斷道劫財 張鼎不由得嘆赤一笑 說道 童賢弟 你說的這個話 可真要
 樂死 世界上還有這個事嗎 你怎麼說人家斷道劫財哪 賢弟 你有所不知啊 只皆因這座御花
 園 修蓋好了 原不爲貧苦人在此散悶 所以爲得上中的人在此消遣 遇有游御花園的 穿多
 衣服 來到御花園 天氣熱無處存放 可以把衣服脫下來 交與此處兩旁櫃上皆可 然後逛御花
 園 顯着輕鬆靈便 將御花園逛完 天氣也就涼快啦 然後到櫃上取衣服 可有一樣兒 交衣服
 的時候 他給你一個牌子 取衣衣的時候 是按牌對號 一點舛錯也沒有 剛才人家問你 就是
 這麼回事 你怎麼胡說起來啦 童林將張鼎的話聽完 不由得臉上一紅 心裡說 可見我生平不
 懂得作闊玩耍 到了取樂的這一條道兒 我是個外行 心中正然想着 就見張鼎向着他們一擺手
 說道 沒有什麼可留的 這八個人向兩旁一閃 仍然落坐 童林他們大衆 由打過廳穿過來
 再往裡面觀看 迎着面兒擺的是太湖山石 東西兩傍用太湖山石俱都疊出門口來 在門口上一
 面作出一塊匾來 這個匾是磚的 東面刻出幽徑二字 西面匾上刻的是僻路二字 一下台
 階地下的小甬路 並不是磚的 是用五彩小石頭子 鋪出來的葉子蓮花 就見在過廳台階底
 下 放着四乘二人肩輿 他們將才步下台階石 就見搭肩輿的走過兩人 來至張鼎的面前

四 卷 圖 俠 劍 正 雍

說道 衆位爺台 要上那裏 我們把你送了去罷 張鼎也不言說 衝着他二人一擺手 這二人轉身退去 童林向前低聲問道 張兄長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張鼎在童林耳邊低聲說道 賢弟 你不知道這裡頭的規矩 假比這們說 咱們大家要到避月軒飯店用飯 如不願意走 可以坐他的肩輿 他把咱們遂至在避月軒 他也不向咱們要抬腳錢 他在櫃上領一個牌子 頂到晚間 到櫃上去算賬 咱們吃完了飯 飯店裡頭把咱們肩輿錢 就算在飯賬之內 又簡單 又省得麻煩 咱們要不願意坐肩輿前往 就向着他們一擺手 他們也就不問咱們啦 御花園裏面各買賣家這個主意 頂省事啦 童林將話聽完 心中暗想 我不是逛御花園哪 我是學乖哪 童林下台階 順着小甬路 走西邊太湖山石堆疊的門口 趕情不是一層山子石 裏面用太湖山石疊出來的曲折路徑 左右用山石堆出來的玩藝兒 也有像飛禽的 也有像走獸的 種種不一 上面配着栽種的奇花異草 一陣陣被風吹動 香氣襲人 拐灣抹角 轉出太湖山石 順着花石的甬路 向西而來 就在甬路的兩旁 俱都用磚砌出來的花兒 池子裡面栽種各種的奇花 花兒池子砌出來的形式 還不是一樣 也有砌出來扇子面的 也有古老錢的 也有三環套月的樣式的 等等不一 童林等正往前走 前面有一座月牙河 在河的當中 有一座木板的抱月小橋 童林來到橋上 用目往下觀看 裡面種着荷葉蓮花 在橋下還有一隻花船 配着碧綠的青波 幽雅可觀 大衆觀看着景緻 遂走過抱月的小橋 向正西觀看 一片的柳林 相區不遠 柳條兒被風吹的隨風亂舞 看着甚是可愛 童林用玉向西一指 又向張鼎說道 兄長請看 正西這是甚處所在 張鼎聞聽 遂舉目瞧着童林暗笑 心裏說 他可倒好 見着一樣問一樣 這可應了四書上論語兩句 子入太廟 每事問 張鼎雖然嫌童林麻煩又不能不告訴他 因向童林說道 童賢弟 你要問 那裡就是避月亭 避月軒 著名的飯店 童林說着話 拗項又往正北一看 好俊一片茂林修行 童林只顧貪看美景 可就忘卻都忘啦 順着小小甬路往北向竹林而來 臨至切近 趕情不是一片竹子 原來四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週圍種着竹子 當中一座罩棚 看那樣式 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間那們大的地勢 前後用磚砌出來的窗台 上面是黑漆場板 上頭窗戶支着 底下的窗戶摘下來放在窗台之下 週圍竹陰四合 裡面過堂風 透出來的涼爽 童林行至在南面 原來是花石的小甬路 直通到裏面 兩邊的竹子梢兒 擺在一處 用繩一拴 自來像門口 童林站在竹子外 正看罩棚當中 門口上有一塊匾 白匾青字 寫的是風暖閣 童林一看 原來是一座清茶社 這個地方不願教風暖閣 可稱得起冬暖夏涼 若到了冬景天兒 把窗戶俱都上好 了 裱糊上窗戶縫 裏面升好了炭火盆 若趕上下雪的天兒 可以在裏面賞雪吟詩 如今夏令的時節 若要在這喝個清茶 可稱得起清涼幽雅 童林轉身向張鼎說道 兄長你看 此處就是風暖閣 一來小弟喉中燥渴 再者聽道僮所說 仙長常在此著棋 也許在此相遇 小弟打算在此吃杯茶 兄長以為如何 張鼎聞聽 說道也好 我還是真的有一點渴啦 那們着咱們就到裏頭喝杯茶 童林容張鼎將話說完 他這才邁步在頭裏走 來到風暖閣的門首 舉目往裏頭觀看 就見是穿堂門 裏面靠東邊一遛五間雅座 雅座門首掛着白布單帘 原來這茶社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間罩棚西面一槽黑漆的隔子 外面掛着斗紋紗的帳子 靠着前槽俱是上支下摘的窗戶 黑漆窗戶台 在裏面靠着窗戶台 一溜黑漆的條桌 上面設擺着俱是細磁的茶葉罐 靠着西南有一個小萬字櫃 後面一把椅子 上面坐着一位先生 在那裏寫賬 一看看三四個夥計 俱都是二十來歲 均穿着白褲褂 青鞋白襪 都是漆黑的髮辮 腰中繫着月白的圍裙 各人肩頭搭着一條代布 一個個精神百倍 在那裏張羅客人 童林一看 裏頭座位甚是潔淨 俱都是金漆八仙 金漆兀堯 所有吃茶的客人 又與北方茶社不同 俱是騷人韻士 大買賣家的客商 也有在那裏面坐着吃茶的 也有猜燈謎的 也有才子談天論賦的 也有客人家商議買賣的 不似北方茶社的喧嘩 雖則是高朋滿座 勝友如雲 却到顯着清雅 童林一看 裏面並沒有閒着的客位 只有迎着門口 有一張黑漆的圓桌 並沒有客位 童林站在門口往裏面觀

看跑堂的夥計一行來了許多的客人，欲要吃茶，復又看了看坐位，是沒有閑着的，趕緊過來，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客人們要喝茶嗎？」童林說道：「不錯，我們大家正要吃茶，伙計用手向裏面一指，說道：『你看今天衆位爺台來的微晚一點兒，沒有閑着的客位啦。』衆位爺台今天被屈吧，你看客位都滿坐啦。」童林一聽堂官之言，心中不悅，遂用手一指迎面這一張圓桌，向夥計說道：「你沒有閑着的坐位，迎着面這一張圓桌，不是閑着哪嗎？」堂官聞聽此言，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客人，你老人家別生氣，小子有下情，只因這個客位，要是敢往上讓客位，再有這們兩桌子，也賣出去啦，只因昨天有人把這個坐買下了，因此小子不敢賣，若要把這個坐位賣出去，倘若定坐位的客人來了，你老人家教我怎麼交代哪？」童林聞聽，遂向夥計說道：「你只管萬安，我們是頭一次逛御花園，今天行至在貴寶號，暫在這個坐位喝幾盃茶，人家定坐兒的若來了，若有別處騰下坐位，我們往別的坐位搬，若要是定坐兒的主兒來了，別的客位騰不下來，我們站起來就走，決不能教你從中爲難。」堂官聞聽童林之言，不由得笑嘻嘻的說道：「爺台你是成全我，一來櫃上多賣幾個錢，再者你是照顧我，可是這們着，到那個時候你別讓我爲難就是啦。」衆位爺台請坐吧，這就顯着我慢待衆位爺台。」張鼎在一傍聽童林所說的話，心中暗想道：「別看兄弟老趕似的，如今練出點來啦，也可以能說這片話。」正在思想，就聽童林說道：「張大哥，你請坐吧。」張鼎說道：「賢弟隨便坐。」於是大家落坐。張鼎童林一位挨着在正面落坐，上首是孔秀王三虎，下首是侯俊侯玉。夥計過來擦抹桌案已畢，轉身夠奔西面黑漆隔子，用手撩開斗紗，由裡面拿出一個黑漆的盤子，雙子托到桌案之前，放在桌子之上。童林一看，裏面原是八色乾果，無非是黑白瓜子、花生核桃等類，復又轉身夠奔西南這個萬字櫃，伸手由牆上把茶牌子拿下來，由打櫃上把筆拿過一支，將茶牌子放在童林的面前，將筆放在桌案之上。堂官順口說道：「請爺台你老點一個茶。」童林一看，茶牌子之上，俱是茶葉的名目：紅茶類、素茶類、花茶類、各種的名色。這個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童林却曉得 童林在杭州住這些日子 知道點茶的這個規矩 再者南方的茶社 與北方的茶館又不同 若要在北方上茶館喝茶 就拿京津的他面比 喝茶的主兒 若要愛喝好茶葉 不差什麼必要在茶葉舖買一包好茶葉 若要到茶館子吃茶去 跑堂兒的必要問這一句 爺台 你老帶着茶葉沒有 若要自己帶着茶葉 你老必說有茶葉 跑堂兒的夥計 先把壺碗拿過來 你老自己下茶葉也可 跑堂與你老下茶葉也可 將茶葉下好了 跑堂把茶與你老泡好了 放在你老的面前 這個南方與北方又不同了 是上清茶社喝茶去的 沒有一位帶茶葉的 你老若到了茶社吃 只要你老一坐下 他就把茶牌子給你老拿過來 只要是茶牌子上寫着的茶葉名辭 茶社裏俱有 你老要是喝那一種的茶葉 你老就在茶葉的名目上點一個點兒 這個名字就教點茶 童林却知道這個掌起筆來 不看紅茶花茶 單看素茶類 一看上面寫的走雨前哪 雨後哪 毛峯哪 素蕊哪 銀針哪 白毫哪 獅拳哪 密雲龍哪 種類繁多 惟有進供的龍牙 童林在杭州喝過這一種茶 此茶乃是杭州的土產 此茶若要泡得了 碧沉沉西湖水的顏色 清香適口 童林在杭州喝過幾次順手接筆就在這個茶葉的名目上 點了一個點兒 跑堂隨手將筆接過來 轉身仍將水茶牌掛在原處 童林坐在那裏 觀看他如何泡茶 童林起初到楊州 恐怕路怯 童林在那裡看着跑堂 就見跑堂的由西面黑漆的隔子裏 取出一把細瓷的白壺來 又拿出六個細瓷的小白碗 先把這六個小白碗擦得乾乾淨淨 用銅茶盤子托過來 放在童林這個棹案之上 然後又拿出一個小白碗 奔窗台那個黑漆案子上擺的那個茶葉罐 看好茶葉的名目 然後把盞茶葉罐的白錫將軍帽拿下來 由裏面抓出茶葉 放在小白碗內 原來這個跑堂兒 竟管買坐兒 不管泡茶 就見他喊一聲泡一壺龍芽 就聽北面有人接着喊了 童林順着聲音一看 就在這個穿堂門的外頭西邊 有一坐草亭子 裏面有四把茶湯壺 一旁有三口大缸 大缸裡頭滿滿蕩蕩的清水 有四個夥計 一個夥計管一把茶湯壺 拿扇子扇茶湯壺翻開 就見接聲音的那個夥計 跑下草亭 進了穿堂門